

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
少儿书系

生活不相信祝福

黄世衡 著

少儿文学系列 • 中华当代少年小说丛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书系中华当代少年小说丛书之一。

小说描述了

两个时期的校园生活图景，

两代人的情感世界交错叠印、穿插冲撞，

构成了近四分之一世纪

我国社会曲折前进的一个侧影。

少 儿 文 学 系 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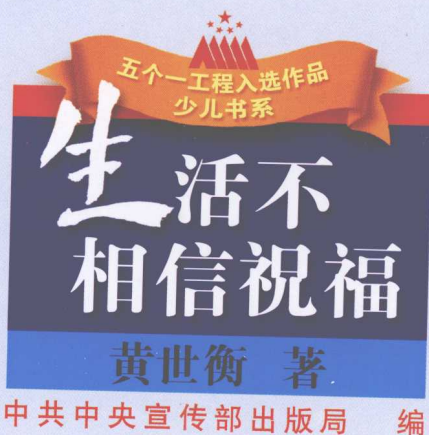


选题策划:刘健屏
责任编辑:苏 人
装帧设计:姚 红
封面绘画:姚 红
内页版式:黄 河
出版统筹:何民胜 丁嫣霞 刘沁秋
美术统筹:南京艺术学院美院插画系

ISBN 978-7-214-05056-4



定价:20.00 元



少儿文学系列·中华当代少年小说丛书

黄世衡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不相信祝福/黄世衡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5

(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少儿书系)

ISBN 978-7-214-05056-4

I. 生... II. 黄...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6702 号

- 书 名 生活不相信祝福
著 者 黄世衡
责任编辑 苏 人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 23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页 2
字 数 196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056-4
定 价 2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黄世衡

少 儿 文 学 系 列

黄世衡,1937年出生于四川宜宾县沙沟乡。高中阶段开始文学创作,1954年秋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教书。1977年开始小说创作,先后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窗花》、《黑窗帘》、《小屋里面有险情》、《中断的足音——黄世衡获奖小说选》、《不是悲秋——黄世衡作品自选集》,长篇小说《不平静的校园》、《生活不相信祝福》。1980年加入北京市作家协会,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0年国家教委、中国教育学会主管主办《中国校园文学》创刊,任主编至1999年。

总 序

呈现在各位读者朋友面前的是一套荟萃了十几年来我国出版界推出的众多优秀少儿作品的精选书系，共三个系列：一是少儿文学系列，二是少儿科普系列，三是少儿图本系列。这些作品都是从历届“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的获奖作品中采撷出来的。

由中宣部组织评选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从1992年开始，已评选了10届，历时16年。每次评选中，少儿读物都是评选组织者和评委们关注的重点。入选的作品，本着让少儿读者爱看、读了受益的原则，注重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许多作品发行量很大，许多艺术形象为孩子们耳熟能详，有些作品虽然已经出版了许多年，今天读来，仍让人感动、让人爱不释手。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一个孩子要健康成长，成为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栋梁，离不开阅读活动，需要从众多优秀作品中汲取智慧、汲取营养。为

了给广大少年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作家和出版工作者在辛勤劳动。收入这套书系的作品虽然只是他们无数成果中的一部分，但值得我们骄傲、值得我们珍惜。今天，我们征得图书作者和出版单位的同意，把这些优秀作品汇集起来，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所属的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奉献给广大的读者朋友，特别是今天的少年儿童读者朋友。我们相信，优秀作品的生命力可以穿透时光的隧道，不断给人们带来快乐，带来力量，带来美的享受。

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少儿书系

编辑委员会

2008年4月



1

依依话别至将近午夜，老师们才纷纷散去。

只留下石韵帮着收拾。她默默地操劳着，将剩下的各种吃食收进屋，将十几把折叠椅归置好，然后轻轻扫地。

主人是年文修。却不动，躺在凉椅上看石韵忙碌。

门灯亮着，朗月高挂，院子里光线很柔和。但年文修却觉得朦朦胧胧。朦胧中，他看眼前的石韵，这穿着白色连衣裙的标致少女，似是月夜下凡的仙女一般，在帮他操劳，默默地，不说一句话。

年文修好像直到现在才明白过来：这几天，来帮忙的老师同学是不少，但一直在跟前操持一切的，只有这个石韵，一直默默地，不多言语。他感激，内疚，忙说：“小石，你放下，回头我来扫。”

石韵笑笑，有点凄楚：“不要紧的。这几天，您太累了。”

这几天是太累。聚散总关情，知道要调离观音镇，行期就在这两天，同事、学生、家长，你也来，他也来，屋里院里，惜别情，伤离泪，这几天是太多了。年文修日夜浸泡在这感情的游流里，觉得全身都酥软了。

石韵收拾完毕，打开一把折叠椅，犹豫了一下，终于远远



地坐下来。

年文修说：“这几天多亏你帮忙张罗。”

石韵不搭话，身子动了动。

年文修说：“实在感谢你，石老师。你累坏了，快回家休息吧。”

石韵怨怼地看了他一眼，却不起身，也不言语，在期盼年文修能够再说点什么，说点别的什么。

但年文修再也无话。

石韵只好站起，重重地折叠起椅子，弄出好大声响，却又轻轻放回原处。说话时，声音有点哽咽：“祝您好运，年老师。但愿，但愿人长久，能再见。”说罢，飘然而去。

年文修目送着她的倩影溶进月色里，深深地叹了口气。

继续在凉椅上躺了一阵，年文修脑子里涌出一个念头，并且马上就决定了。他霍地站起，奔到屋里，打点好行李放到床上，留下字条，关上屋门，熄了门灯，就急急地走出院子。

走出院子，他又折回，深情地痛苦地向他住了 22 年的小屋小院告别。

他要连夜离开观音镇，免了明早许多人的送别，省下明早许多牵心的话语。他对自己这突然的决定感到兴奋异常，几天来的劳顿为之一扫。

夜深人静，月色溶溶，他七弯八拐，出了镇口，幽灵般地踏上了通往城里的公路。

走了一程，回眼望，观音镇，那高高低低的房舍，那明灭于树影中的灯火，都渐渐被远近闻名的观音山遮没。而公路，在绕过观音山之后，就一无挂碍，平展展地尽情延伸了。

这平展展无穷尽延伸的公路，在月色下迷迷蒙蒙，好像要



把人导入一个神秘莫测的去处。黑森森的远山，宛如一头头匍伏的兽，似在酣睡，又似在窥探，不定什么时候会一跃而起，张牙舞爪猛扑过来。近处的树木、田畴，也早收拾起白昼的明丽俊美的身姿，变得朦朦胧胧，谜一般，梦一般，忽又活跃起来，围绕着人转动，好似在打着什么主意，即刻会围聚过来，将人困在中央，耍弄，围攻，挤压。还有庄稼，齐腰深的，过人头的，里边怕是隐藏着什么，饿兽张开的大嘴，强盗张望的眼睛……

年文修左顾右盼，感到头皮发紧，心里发毛。

呼吸也失了常态，不时需要深深地吸进一口气，就跟惊吓时倒抽一口凉气一般。

步子也迈得轻轻的，着地几乎不出声响，生怕惊动了什么，惹来什么，招致什么。

紧张、心悸、恐怖，简直有点毛骨悚然。但也伴着乐趣。探奇的乐趣，冒险的乐趣，幽独的乐趣。

这种乐趣，年文修是第一次体验。旷野夜行倒不是第一次，40年前六七岁时曾有过多次。那时在四川乡下，跟父亲赶场，父亲是乡里贤达，赶场免不得与二三知己坐坐茶馆，打打麻将，天黑了就点上树皮火把回家；树皮虽已干透，并且捶打松软，但捆扎严紧，所以并没有熊熊的火焰，三五个人行走，持火把的人须走在中间，不停地舞动着为前后的人照路；路又坑洼，羊肠小道，爬坡上坎，下冲穿坝，十分难走，大人们不时会磕磕绊绊，东倾西斜，年文修却行走得十分平稳顺畅，大家都说这娃儿硬是不寻常，父亲说没得啥子不寻常，人矮，眼睛离地面近，所以看得真切。

不久，父亲就去世了，那年年文修9岁。出身名门望族的



母亲，勤耙苦做节衣缩食供年文修读书。待到年文修 18 岁高中毕业考入北方一所高等师范时，母亲也去世了。年文修成了孤身一人。他常常悲痛地记起，母亲劳累了一天之后，看着他在油灯下读书，往往会欣慰地说：“幺儿，你的八字好，长大成人会翻梢。”接着就会充满希望地念出属于他的卦词：

不须劳碌过平生，
独自成家福不轻，
倘有福星来照应，
任君行去百般成。

母亲轻轻地、歌吟般地念着，是宽慰自己，也是寄望儿子。现在，母亲那歌吟般的声音犹在耳畔，她老人家却早去了，她的含辛茹苦的养育深恩没有得到报答，就去了。

现在的年文修，还真的是“独自成家”。工作一年后就遭逢“文革”，忽然间就变成“十恶不赦”了，然后是弄到乡下去劳动，然后是安排到观音镇去教书，一教就是 22 年。这回是说，他原先在城里供职的那所中学，早已成了省重点，而资深望重的老教师们纷纷到年龄退休，中青年教师要挑大梁，于是想到了他这个大学高才生、当年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他有才学，不过 40 多岁，又无妻室儿女拖累，调进城，容易。

确实容易，这不，说声走，抬腿就走了，连夜就走了。

已经走过仙马桥，前面不远就是爨林了。这么说，已经走了 20 多里。这月色迷蒙的旷野，这幽独的行旅，年文修忽然感到，这正像自己成年后这 20 多年的人生之旅。

四十六七岁的男人，有的已经做了爷爷或者外公了。而



自己，仍然是孑然一身。上学时候，一心在学业上，身体当然在发育，性的欲望当然也在生发，但爱河似乎远在天外，渴不能饮，想想也就罢了。工作之初，萌发过与异性交好的念头，但“文革”铺天盖地而来，一切都横扫了。其后在乡下劳动、教书，这男女的事情不知怎么渐渐看得淡了。这两年，突然出现个石韵，搅扰得心事重重，但这件事，不可，不可。

其实石韵姑娘不是突然出现的，22年前年文修到观音镇时，几乎天天见到她。那时她刚刚3岁，就住在年文修那小屋旁边。年文修一到家，她就颠儿颠儿跑了来，要年叔叔抱，要年叔叔讲故事。后来她家搬到镇口南华宫附近，又上学念书了，来往也就少了。但上到中学，又几乎天天见面。不过年文修从没有上过她那个班的课。观音镇中学是一所有一千多学生的学校，初中18个班，高中12个班，语文老师最多教两班课，年文修几乎年年调班，石韵从初一念到高三，渴望年老师讲授语文，始终未能如愿。后来她到城里上师专两年，毕业后分配回中学母校，却与她敬重的年老师同出入于语文教研室了。

石韵长得一表人才。高二下学期，一个电视剧组到观音镇拍戏，导演看中石韵，决定吸收她，说拍完这部连续剧后推荐她进艺术学院。一位同样极具姿色的学友对她说：“那导演是出了名的‘花导’，打你主意呢，可别去。”石韵没有去，倒不是怕“花导”不怀好意，而是自己打定主意要学师范。后来导演改选那位学友，她却去了，还对石韵说：你当老师错不了，以后我来演你。石韵当教师后，书确实教得不错，但那学友再没来过，听说已经做了导演夫人。而石韵，且不说做夫人，恋爱也没有谈过。镇上青年，向往者尽有，但看见人家天仙似的，



谁也不敢做这个梦，心想人家心里肯定已经有了一个人。但这个人竟是四十多岁的年文修，怕是谁也想象不到的。年文修得到石韵的明确表示，也着实惊讶，当时没有说话，过后第一第二第三给她讲，结论是：这断乎不可。石韵耐着性子听完，评论道：所有这些只是表层的，明摆着的，人人想得到说得出的，没有一点新的深的东西。也举了第一第二第三，诸如爱不应有这个那个界限和差别，爱应有个性，应有特色之类。年文修虽也觉得颇有道理，但不能认同。一个不接受，一个不撤回，相持经年，一直到今晚，一直到两个多小时以前。

好像有什么声音？窸窸窣窣，似在远处，又似在近处，极细微，又极明晰。年文修的紧张心情又加重了几分。停下来谛听，声音却又没有了。又走，声音又生发出来。

这却怪了。抬眼看，爨林就在眼前。莫非是自己走路引起的山石回声？这爨林，是宜州城郊一个有名的旅游点。以前这里住着一个大户人家，看这名字，爨者，炊也，是说这片山林有人家，而且不是一般的山野之人，是书香门第。后来房舍渐渐颓断，但山水之美依旧。危岩壁立，声音折回，是的，是回声。

但是，不对了。这声音分明是自己身后传来的。年文修判断着，回头一看，这一惊非同小可：身后二三十米处有个人影！

人影十分高大。

好像骑着车。

年文修停下，那人影也停下。

年文修抬步走，那人影也跟着移动过来。

这是个什么人？



这肯定不是赶路的人。

这人的出现，跟自己有关系，是冲着自己来的，是有目的的，是有图谋的。

那么，所为何来？想干什么？

年文修觉得双腿发软，脸上、胸前、腰背，有涔涔冷汗冒出。

他忽地停下脚步，回望了那也立刻停住不动的人影一眼，而后抖抖地掏出香烟，抖抖地擦燃火柴点着，喷了口烟，大声喊道：“请问，那同志，您有什么事？”

他觉得这不像自己的声音。

那人影不搭话，却飞快地奔来。

年文修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想奔逃，想躲避，但他动弹不得，双腿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

人影已奔到跟前，停住，下车，叫声：“年老师！”

是石韵！

年文修这一刹那的感觉，就像是在非人间忽然见到了人世间来的人，而且是这么姣好的人，这么亲近的人，他不由自主地大张双臂，将石韵拥入怀抱。

他第一次拥抱女人，他的身体第一次如此紧紧地贴住女人，但他并没有销魂的感觉，并没有全身似乎要溶化的感觉。他只感到需要抱紧眼前这个美好而亲近的人体，这里可以得到安慰，这里可以得到安全，这是房舍，可以栖身；这是港湾，可以停泊。

他浑身颤抖，他紧紧抱住她，生怕会失去她。

石韵全身也在颤抖，她感到幸福，感到满足，她头靠在年文修肩头，泪流满面。



他们谁都不说话，就这样站立着拥抱，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

年文修恍恍惚惚如在梦中，在梦中经历着十分美妙的时刻，在梦中体验着从未体验过的风流；又仿佛并不是在梦中，而是人间世界整个变换了，天底下，世上头，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可以爱，可以紧紧搂抱，想搂抱多久就搂抱多久，不会有人来赞许，也不会有人来非议。

石韵不同，她没有恍惚的感觉。没有仿佛什么什么的感觉，她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年文修将她抱得这么紧，令她呼吸困难，但她感到无比的快意和美好。她深深地爱着年文修，这爱是火热的，又是冷静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两年了，年文修不接受，一再地规劝她，一再地对她晓之以理。这一切都是真诚的，实在的。而年文修越是这样，石韵对他爱得越深。她相信爱的力量。她想，别看他关闭得紧紧的，但终会有松动开启的一天。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爱也会这样。这次年文修突然调动工作，事情看来更困难了，可没想到，就在今晚出现了飞跃，巨大的幸福在这样的特定时刻特定环境突然降临，命运真会捉弄人，也真会成全人。

石韵正甜美地回想着，觉得年文修动了一下，而且手臂立刻松开，两手捉住她的双肩，脸色惊惶，讷讷地说：“小石，我们，我们坐一会儿。”

他俩坐在路旁的条石上。

年文修掏出烟来点着。

借着火柴的光亮，石韵看清了年文修惊惶的脸色。

年文修大口大口地吸烟，不说话。

石韵问：“你怎么哪？”



年文修说：“刚才，小石，请你原谅我的失态。”

石韵说：“你这话，我不明白。”

年文修说：“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实在太无能了，太懦弱了。”

石韵说：“一点不错。你在爱的面前，在人人都有份、你也有份的追求爱的幸福的权利面前，是太——用你的话说，太无能了。”

年文修说：“我指的不是这个。我指的是，从今晚的独自夜行，我看到自己太无能。我害怕极了，像个弱女子。”

石韵说：“女子也不一定都弱，都怕。女子常常比男人勇敢，表现在夜行上，也表现在其它事情上。”

年文修说：“是的，比如你——你是怎么知道我连夜离开的？”

石韵说：“有本书没还你。回家给你写了两页信，夹在书里给你送去，怕早晨送行人太多没机会给你。敲门没人应，试着一推，门开了，行李，字条。骑车就追来了。”

年文修说：“你真可以。”

石韵说：“真可以的是你。带上门就走，东西丢了怎么办？”

年文修说：“不会的。观音镇人古朴纯良。”

石韵说：“不，观音镇人古里古怪，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非要爱一个年龄比她大将近一倍的男子，矢志不渝，百折不挠。”

年文修说：“这阵你话这么多。前两天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石韵说：“那是让给众多的送别的人们说。我们已经说得



不少，而且日后说的时候还多得很。”

年文修说：“你既是追来，为什么不径直到我跟前呢？我走，你也走，我停，你也停，就是这个，吓得我毛发都根根直立了！”

石韵说：“我也不敢肯定前面的人就是你呀。我也怕是个不相干的什么危险人物。我得判断。认准了，不就飞快赶来了吗？哼，十回有十回拒人于千里之外，这回又嫌人不赶快靠近。”

年文修说：“我真是吓坏了。所以一见是你，就身不由己地……这个实在不妥，实在很不妥当，极不妥当。”

石韵说：“还有什么表程度的副词，都用上好了。”

年文修说：“小石，我恳切地请求你原谅我刚才那举动，那是非常情况下的失常，反常。”

石韵说：“我不这么看。”

年文修说：“你认为我这是……”

石韵说：“我认为你这是非常情况下的正常，是非常情况下的人的回归。”

年文修说：“那么现在，我又不正常了？甚至失去了人的属性了？”

石韵说：“就是这样。在这件事情上你就是失去了人的自然属性。——真是好笑，由我挑起的这件事情，这一年多来充满了理智、理念、理论，坐而论道。感情的闸门被你紧闭着。刚才开启了一会儿，立刻又紧闭了。还要道歉，说是失态，反常，哈哈！”

年文修说：“小石，对你，我不能违心地说不想。我是不能。我们，这不自然。说是两代人，这自然。说是一代人，而